

# 长伴缪斯翱翔 -----悼诗人雨村兄 金梅子

时届岁暮，晚景悲凉，这一年，随着新冠肺炎的普遍肆虐。印华文坛亦损兵折将，老文人列着队伍，相继走离人间，向天国报到。今一回，又轮到了苏北知名诗人-----雨村兄。

当然，文人的相继离去，皆源于自身因缘，与病毒无关。根本原因是：我们这一身老朽贱躯，用了近百年，那可能年年十八？果子熟了，不采它，它也会自行掉落，这是自然法则。

很早就听人说，雨村带病，很想念他。只因两地相隔千里，平日颇难联系，久之也就逐渐疏远了。直到最近与友人谈起。我试打电去中药房询问，老板说：“雨村身罹重病，身体虚弱，已不再为人诊病了”。他



雨村(右一)和青梅子(左三)等人合照

还说：“雨村耳背，很难接听电话，”所以，也就没有再去电打扰，让他好好休息吧。

今日，噩耗传来：说雨村走了，先我们而去。当我从群组中得知讯息，并没有太大的惊异，原因是，雨村年纪老迈，且身罹重病。生，老，病，与死，本来就是人之常情，理应顺应自然。只是我觉得，最是应该感恩的，还是他在世时所怀的强烈执著心，为印华文坛作出的无偿贡献与努力。

和雨村认识是

在棉兰。那一年，华文被禁，耶城却有本杂志-----“印尼与东协”在坊间流传。这本杂志印刷精美，内容丰富，很吸引人。其中还有四版“文学园地”。我应主编晓彤之邀，在该园地投稿。也因此与雨村，晓星，胡儿接触频繁，当时雨村与胡儿是该杂志的棉兰分销，也是该杂志的主要写作者。我们经常会在胡儿的成衣店谈天。胡儿写作是站着写的，高高的柜台是他的桌子，废弃的纸张用作草稿，胡儿很节俭。

雨村是苏北突出的诗人，几十年

来著作等身，所写的作品，偶而会带点晦涩，令人玩味，很有他个人的特色。他玩诗，写诗，十年如一日。诗是他的生命，诗是他的“情人”。雨村写诗写上了瘾。听说在重病期间，还经常看到他精湛的作品在报刊发表。

最令人难忘的，是当年在本地引发的一场大笔战-----“粽子飘香”闹剧。笔战矛头都指向作者雨村。有人说，雨村将屈原的形象扭曲了，这不行，该为屈原打抱不平！于是乎，个个摩拳擦掌，“义愤填胸”。因之惹起了一场声势浩大，从未有过的攻击战。这场笔战搞了大半年，波及耶城，洒水，棉兰各城镇，引发了上百篇争论文章。奇怪的是，攻势都朝一面倒，作者很吃亏。之后有谁装订成集子，巨然是厚厚的一大

册。

文人打笔战，其实也不为过，可以相互学习，互相砥砺，是好事。再说经常搞些笔战，也可以丰富副刊内容，增添读者的阅读兴趣。我本人就是“笔战迷”，我喜欢评赏，偶尔也乘兴参加。问题是，物极必反，搞得太过，即生弊端。

这场笔战，由最初的文学评析到之后的恶意评论，已经偏离了立场，令读者越看越迷茫。其实说开来，不就是一首小诗吗？何必动这么大的火气？

这场事件眨眼数十年，虽说已成陈迹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说真的，多少还会为雨村叫屈。好在当时作者够坚强，否则，还真的会精神崩溃。

今天，雨村走了，抛弃贱躯，疾病，抛开世间的苦难与悲凉，弃尽不顺心的人和事，从此长伴缪斯，翱翔于另一次元的蓝天大地。

雨村兄，阴阳两隔，彼此虽无法沟通。但，我相信你此刻的感受，必然是轻松，欢悦和自在。这多难的人间，毕竟是苦海。



雨村(左一)与余麦风，袁霓，茜茜丽亚和吴秀吟等合影。

